



COLECCION LITERATURA IBERA
SERIE OBRAS MAESTRAS ESPAÑOLAS

伊利比亚文学丛书
西班牙经典系列

庭长夫人

克拉林 著 唐民权 等译

(上)

昆仑出版社

庭长夫人

(上)

(西班牙) 克拉林 著

唐民权 王振东 杨德玲 吴黎明

周家星 张正权 陶玉平 译



昆仑出版社

庭长夫人

(下)

(西班牙) 克拉林 著

唐民权 王振东 杨德玲 吴黎明

周家星 张正权 陶玉平 译



昆仑出版社

图字：军 - 2000 - 2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庭长夫人 / (西班牙) 克拉林著; 唐民权等译。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0.6

ISBN 7-80040-487-0

I. 庭… II. ①克…②唐…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近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2547 号

Leopoldo Alas “Clarín”

La Regenta

Biblioteca Nueva

1966

书 名: 庭长夫人

作 者: 克拉林

译 者: 唐民权 王振东 杨德玲 吴黎明 周家星 张正权 陶玉平

特邀责编: 李宇宏

责任编辑: 姚绍荣

装帧设计: 明 丽

责任校对: 吴 汇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 42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http: //5033.peoplespace.net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 三河天利华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737 千字

印 张: 30.625

印 数: 1 - 3000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040 - 487 - 0 / I · 364

定 价: 56.00 元 (上下)

《伊比利亚文学丛书》

出版说明

伊比利亚地处欧洲西南端，是个半岛。雄劲的大西洋和娇柔的地中海将它紧紧拥抱。巍巍比利牛斯山是它永不倦怠的依傍，悄悄直布罗陀海峡使它最先接受非洲暖风的沐浴。这方得天独厚的水土托起了两个古老的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

西班牙和葡萄牙同有古罗马文化渊源，中世纪经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北非摩尔人等融入绚丽的东方色彩，化合出与众不同的伊比利亚文化。15世纪以后，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中南美洲的殖民化，这一文化又与印第安文化和黑非洲文化碰撞化合，催生出更加斑斓多姿的伊比利亚文化。至此，一个横跨欧美、贯通东西的文化圈——伊比利亚文化圈宣告形成。

伊比利亚文学是伊比利亚文化的重要表征。它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对西方和世界文学多有影响，是世界文学和文化天地里的一道不可或缺、也不可多得的风景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这一文学所知甚少。曾几何时，我们还视它如无何有之乡，除了一鳞半爪的介绍，就只有钩玄发隐者的偶尔一提。这显然与我国的文明古国地位和蓬勃发展的文化事业很不相称。近20年来，我们虽然出版了一些西、葡文学名著，有的作品甚至在读者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但工作还远不够系统。

有鉴于此，中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与大众文艺出版社、昆仑出版社倡议决定：出版一套拟包括《西班牙

经典系列》、《葡萄牙经典系列》、《西班牙当代小说系列》、《葡萄牙当代小说系列》四个系列的《伊比利亚文学丛书》。

本丛书编委会对给予关心和支持的季羨林、于友先、高占祥、刘习良、徐怀中先生及提供具体构想和帮助的沈石岩、董燕生、赵振江、赵德明、陈众议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

《伊比利亚文学丛书》编委会

2000年11月14日

总 序

陈众议

虽然考古学家在现今的西班牙、葡萄牙境内发现了大量证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初民足迹的岩画、石器、骨器和青铜制品，但人类对伊比利亚（“Iberia”）^① 半岛的最早记载始见于铁器时代。其中古希腊人是这样描写伊比利亚先民的：他们身材矮小，肤色黝黑，恰似北非居民……^② 公元前千年左右，腓尼基人入侵并占领了南部沿海地区。随后是希腊人从地中海由东北至西南的扩张。但大规模的种族行动是在公元前后发生的。卡塔戈人以增援腓尼基兄弟为由捷足先登，率先抢占了伊比利亚南部；后来的罗马人只能以埃布罗河为界，屈尊与之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然而，卡塔戈人不久先发制人，向罗马人发动进攻（因而落得个“背信弃义者”的别名）。经过浴血奋战，罗马军队最终赢得了胜利，并一鼓作气荡平了卡塔戈人的领地，在“伊斯巴尼亚”（“Hispania”，罗马人对伊比利亚半岛的统称）建立了卢济塔尼亚（今葡萄牙）和贝梯卡、加利西亚、塔拉戈纳、卡塔戈等（今西班牙）省份。到了公元二三百年，为了安抚蛮悍的日耳曼部族，罗马人做出了很多让步。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日耳曼人得寸进尺，开始向西南欧进犯，其中到达伊比利亚半岛的多为支族汪达尔人（霍达人）、斯维汇人和阿拉诺人（他

① 史学界普遍认为伊比利亚是伊比利亚初民对整个半岛的统称。

② 《墨西哥西班牙语百科》、《西班牙大百科》等在“西班牙”或“伊比利亚”条上均有类似记录，但遗憾的是都没有加注明确的出处。

们在西方语言中又成了“野蛮人”和“文化毁灭者”的代名词)。其时，罗马帝国已经左支右绌、摇摇欲坠，再也抵挡不住日耳曼人和新兴民族的反叛了。如今的西班牙（“西霍达王国”）^①以及其他许多欧洲国家几乎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葡萄牙当时隶属于西班牙，她一直到 1143 年才完全独立。

至此，伊比利亚的文化已然相当混杂，但其文学的第一源头当是西罗马时期的拉丁文化。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建立，拉丁语成为所有行省的官方语言，但它似乎没有来得及在这一地区获得新生。倒是由拉丁语衍生的一些方言（各地的口头拉丁语）创造了这一地区的最初的文化繁荣。这一文化后经与相对落后的日耳曼文化碰撞磨合，再经与犹太希伯来文化、吉卜赛文化、阿拉伯文化，尤其是阿拉伯文化的兼容化合，催生出绚丽多彩、与众不同的伊比利亚文化。

且说未开化的日耳曼人和精明强干的犹太人、浪迹天涯的吉卜赛人对早期伊比利亚文化形成所做的贡献，虽然较之阿拉伯人当大为逊色，却以不同的方式留下了不可或缺的印记。前者除了军事、人口方面的优势，还为伊比利亚文学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歌颂蛮悍的民间史诗（“Gestas”）；^②后者由于各自的文化背景而悲惨地成了诗人和艺术家挖苦的对象。^③

再说摩尔人（阿拉伯人和北非柏柏尔人）在西罗马全线崩溃后乘虚而入，占据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片领土。当然，摩尔人没有破坏也未能马上致力于建设殖民地文化，但原因可能并不完全

① 另有“东霍达王国”，位于今意大利境内。

② González Palencia:《中世纪的摩尔人和西班牙人》，马德里，1945年版；J. R. Jewett:《阿拉伯文学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页；等等。

③ Menéndez Pidal:《西班牙历史》（3卷），马德里，1940年版。

像多数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内讧或者更为残酷的战争。^①可以说，除了卡斯蒂利亚等少数王国自始至终比较坚决地捍卫各自的领土完整之外（正因为如此，卡斯蒂利亚后来成了“光复”的主力并最终使卡斯蒂利亚语擢升为西班牙地区的通用语言），摩尔人几乎没有遭遇大的抵抗就在伊比利亚南部地区长驱直入，如临无人之境，因为刚刚摆脱罗马统治的伊比利亚当时正处在一种文化“真空”状态，而摩尔人带来的恰恰是发达而且不同于拉丁文化的东方伊斯兰文明。因此，与伊斯兰文明在东方的境遇相反，受日耳曼文化影响的多数伊比利亚基督教徒对新的闯入者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宽容，并且如饥似渴地接受和吸纳了阿拉伯文化。与此同时，伍麦叶^②的王子们在殖民地的早期建设中也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开明。这可能是一种投桃报李式的礼尚往来。总之，以科尔多瓦为中心的伊斯兰文化体系迅速形成，并向四周辐射。当时，科尔多瓦吸引了大批志向高远的东方学者。但这一文化的传播却相当缓慢。语言很可能是其中的主要障碍。因此，即便是在安达卢西亚的伍麦叶王朝开始拥有了大量第三代、第四代土生穆斯林的时候，阿拉伯语也还没有在广大的哥特式基督徒中流行起来。奇怪的是，许多伊斯兰民歌民谣甚至法律和神学文本倒生下根来。尤其是民歌民谣，由于朗朗上口而得以在阿拉伯裔和非阿拉伯裔居民中流传。从现有资料看，最早的伊比利亚（或西班牙）-阿拉伯文学作品可能生成于公元8世纪前后。此后，著名学者伊本·阿卜杜·拉比希西行，他带去了伊本·古太白的《故事源泉》并衍生出影响深远的《珍贵的项链》等作。他的作品一方面用盎然的诗意描绘了安达卢西亚，使得东方的穆斯林心向往之；

① Menéndez Pelayo:《西班牙文学中犹太影响》，《美学思想史》，桑坦德，1941年版和 Américo Castro:《犹太人在西班牙人的文学和思想中》，《西班牙史实》，墨西哥，1954年版。

② 指以伊拉克为中心的阿拔斯王朝（750-945）。

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安达卢西亚的传神的描绘传播了富有地方色彩的新的阿拉伯诗韵。在他之后广泛流传于阿拉伯世界和伊比利亚的“择吉尔”（即“Zajal”或“Zejel”）很可能就是从拉比希时代生发的。它接近于一种叫做“穆瓦希赫”（“Muwashshah”）的古二重韵诗，诗句包含几个韵节，主韵在韵节之末，比较适合于行吟诗人（“Trobador”或“Juglar”）吟唱。这种诗体在12世纪初叶达到高峰，产生了以伊本·古斯曼为代表的“择吉尔”非行吟诗人。应当说，摩尔人自入侵到七八个世纪后败北撤退，始终未能推广阿拉伯语，但其文学却润物细无声地融入了伊比利亚文化，并为西班牙文学和葡萄牙文学埋下了一块重要的基石。

鉴于12世纪以降，西班牙和葡萄牙分化成了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其文学发展也呈现出了不尽相同的轨迹，本文不得不分别叙述，一一表来。但是，对二者的某些共性又有先述为快之情，如：一、她们同有古罗马文化渊源，中世纪融入了日耳曼部族的血液并从阿拉伯文化采撷了耀眼的东方异彩；15世纪以后，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中南美洲的殖民化，她们又与印第安文化和黑非洲文化交融，孕育出斑斓多姿的伊比利亚美洲文化并共同缔造了一个横跨欧美、贯通东西的伊比利亚文化圈；二、她们一样经历了由落后到强盛并称霸欧美的辉煌和盛极而衰，一个从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跌落，另一个不得不放弃超过本土百倍的南美和亚非领地，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可惊可愕的谜团；三、她们原本同根，又在同一时期创造了文化和文学的“黄金世纪”和“白银时代”，20世纪中叶还经历了相似的闭关自守和独裁统治；四、20世纪70年代以降，随着独裁者佛朗哥（1975）和萨拉查（1970）的寿终正寝，她们的历史启开了崭新的一页，民主化进程一日千里；她们又一样成为了欧洲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其文化和文学又开始大放异彩；等等。总之，她们的

本原、她们的历史以及她们的混杂，使她们获得了有别于所有文化（包括其他欧洲文化）的繁复、多姿、跌宕、狂放的品格。

—

前面说过，西班牙文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前后。其时摩尔人大举进犯伊比利亚半岛，地处中北部的卡斯蒂利亚王国联合周边小国奋起反抗，并逐步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光复战争”。在这期间涌现了无数英雄豪杰，产生了许多英雄史诗，其中最著名的有《熙德之歌》、《拉腊王子之歌》、《龙塞斯瓦列斯之歌》和《桑乔二世与萨拉莫围困记》。它们大都以流行于中世纪的八音节或十六音节谣曲的形式写成，语言朴素、生动，叙事性极强，因而具有很高欣赏价值和文献价值。在这些史诗中，流传最广、保存最完整的要数《熙德之歌》。它发表于1140年左右，全诗3700余行，气势恢弘，洋溢着强烈的英雄主义气概。诗歌把西班牙人民的气质集中在熙德身上，热情讴歌了坚强的意志、忠诚的心灵、真挚的爱情。此外，诗歌富于历史真实性，对西班牙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都有很精彩、细致的表现。所以，《熙德之歌》被公认为西班牙文学史上的第一块里程碑。与此同时，摩尔人的占领给西班牙文化注入了浓重的东方文化色彩。受阿拉伯文学的影响，一种被称之为“哈尔恰”（“Jarcha”）的简洁明快的抒情谣曲应运而生，它使原本略显冗长的西班牙歌谣变得愈来愈短小精悍。由于这些谣曲一直在民间（主要通过行吟诗人）流传，许多作品都有几种甚至几十种“唱法”。就内容而论，它们有：一、历史谣曲：以抗击摩尔人的英雄人物、英雄故事为题材；二、骑士谣曲：以13、14世纪的传奇故事和十字军事迹为题材；三、边境谣曲：以战争时期的趣闻逸事为题材，等等。这

些谣曲多采用八音节、偶句押韵的形式，节奏明快，读来朗朗上口。从某种意义上说，谣曲是西班牙诗歌的摇篮，对西班牙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随着“光复战争”的胜利，西班牙依仗她庞大的骑士队伍，称雄欧洲，不可一世。繁缛的西班牙宫廷礼仪和斯文、优越的教士生活就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影响波及整个西方。13世纪末、14世纪初，西班牙出现了一大批宫廷诗人和教士诗人。他们的作品虽然题材不同，内容有别，却无不精雕细琢，一丝不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注重借鉴和创新，其瑰丽的风格和多变的形式（有矫揉造作之嫌）恰好和当时流行的朴实无华、自然生动的民歌民谣形成反差。宫廷诗人大都是王亲国戚、达官贵人。像掌玺大臣佩德罗·洛佩斯·德·阿亚拉、侯爵桑蒂亚纳等，都是颇有名气的宫廷诗人。尤其是后者，曾以博学多才和体恤民情而深得时人赞赏。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得到了人文主义时期一些诗人的推崇并几乎悉数保存了下来。在当时的教士诗人中，胡安·鲁伊斯无疑是最有名的一位。作为伊塔大祭司，胡安·鲁伊斯创作过大量富有宗教色彩的赞美诗，但流传下来的却只有那部充满了世俗精神的《真爱之书》（又译《真爱诗集》或《真爱集》）和少数几首抒情诗。《真爱之书》约成书于1343年，包括12篇互相关联的诗篇和32则寓言故事，凡1,728节，洋洋洒洒、从从容容地表述世俗生活及爱的艺术、爱的形态，是西班牙最早的人文主义作品之一，是欧洲的第二部《爱经》。

同时代的另一位宫廷诗人是胡安·曼努埃尔。此人出身王家，是阿方索十世（俗称智者阿方索）^①的亲侄。他当过摄政王，晚年归隐山林，啸傲林泉。最后在一家修道院从事创作。他的《卢

^① Alfonso el sabio (1221—1284)，曾亲自组织和参与翻译罗马人、摩尔人和犹太人留下的大量古希腊罗马、阿拉伯和希伯来文本。

卡诺尔伯爵》(1335)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之前，实际上是欧洲最早的短篇小说集。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 50 余个独立成篇的完整故事，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四以上；第二部分是附带的寓言和谚语。作品受了阿拉伯故事的影响（这种影响后来被塞万提斯用戏仿的形式揭示出来），叙述形式是卢卡诺尔伯爵与老师帕特罗尼奥（因而又名《帕特罗尼奥之书》）之间的一问一答，即学生每提一个问题，老师即以一个小故事回答，且每个故事都有醒目的标题、都以一首小诗作为结语。这部作品对伊比利亚乃至整个欧洲文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莎士比亚、拉封丹就是它的直接受惠者。

15 世纪以前的多数宫廷和教士诗人的作品虽然已经散佚，但它们似乎是巴洛克文学的先声，构成了前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文学的主流。

15 世纪，朴素自然的谣曲再度兴盛。这也许是对前一时期宫廷和教士诗风的一种反拨。尤其是民间抒情谣曲的“宫廷化”，给以叙事为目的的传统谣曲形式带来了新的活力。这种抒情谣曲又被称作“艺术谣曲”。它们比古代谣曲语言更生动，故事更精彩，感情更丰富，流传更广泛。梅纳、曼里克、恩西纳等后起的宫廷诗人也尝试过这种抒情谣曲，尽管大都羞于署名、羞于留存或者根本不敢署名、不敢留存，但他们创作的相当一部分抒情谣曲还是以佚名的形式编入了 16 世纪初的《谣曲总集》。

胡安·博斯坎和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是最先大胆地将民歌民谣风格“冠冕堂皇”地引入宫廷的诗人。他们之所以这么做的的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他们接受的人文主义思想使他们较早自觉地着眼于田园生活，这也是风气使然；二是他们善于博采众长，在艺术形式上不拘一格。换言之，由于他们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他们不仅着眼于田园生活，而且还要创作大量田园牧歌；反

过来，由于他们要创作田园牧歌，他们不仅要引进意大利诗歌的精气神韵，而且还要积极借鉴并吸取活生生的民歌民谣。这就使得他们的作品既具有崭新的外来形态，又不乏鲜明的民族文化底蕴。正因为如此，他们使西班牙的感怀诗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被认为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又称“黄金世纪”）诗歌的奠基者。

一般文史学家都认为“黄金世纪”起自15世纪末，讫于17世纪末，实际时间长度近两个世纪。这是两个辉煌却充满了矛盾和危机的世纪。

15世纪末，早在摩尔人的最后一个西方堡垒——格拉纳达——坍塌（1492）和美洲发现（1492）前夕，西班牙封建集权就已经在强迫犹太人和穆斯林同化（即基督徒化）的基础上建立了宗教法庭（1480），并先后驱逐了上百万犹太人、穆斯林和穆斯林基督徒（Moriscos）。1492年之后，西班牙更是肆无忌惮，一方面要向中南美洲派遣部队，另一方面又要与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争夺在大西洋的霸权地位，还要保证意大利等地中海领地不受土耳其海盗的骚扰，甚至在获得中南美洲之后把手伸过太平洋和南大西洋（直至征服菲律宾和赤道几内亚等地）。但在汲取大量财富的同时，西班牙显得愈来愈臃肿，以至于危机四伏，并最终无可奈何地从峰颠跌落。是谓盛极而衰。西班牙文学的“黄金世纪”正是在这样一个辉煌却充满矛盾和危机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可谓流派庞杂、群星璀璨。

（一）诗歌

1. 神秘主义 西班牙的文艺复兴运动虽然开始较早，但发展缓慢，它自始至终受到教会和骑士文化的阻挠。教会方面除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宗教裁判所之外，还拥有很大的文化市场。像圣

塔特雷莎·德·赫苏斯、路易斯·德·莱昂教士和圣胡安·德·拉·克鲁斯那样的著名宗教诗人，在当时的西班牙文坛不在少数。他们的作品一方面起着传承天主教文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因为或多或少吸收了阿拉伯文化尤其是苏菲神秘主义而变得奇崛深奥。然而，正因为如此，这些宗教诗人的作品成了“黄金世纪”百花园中神奇的“柯尔律治之花”，对当时及后世文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 巴洛克主义 自1208年阿方索八世在西班牙创立第一所大学即帕伦西亚大学以后，后来的君主如阿方索十一等又先后创立了萨拉曼卡大学、萨拉戈萨大学、塞维利亚大学等等，为西班牙培养了大批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学者。他们大都精通意大利文、拉丁文和古希腊文，常常集翻译、研究和创作于一身。他们的创作内容和创作风格不尽相同，但人文主义和巴洛克主义是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美学追求。或可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黄金世纪”以介绍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思想（人文主义）为开端，以巴洛克主义的盛极而衰为终点。

巴洛克主义的早期代表是萨拉曼卡派和塞维利亚派。萨拉曼卡派以路易斯·德·莱昂教士为核心，一批年轻学者和诗人众星捧月般围绕在他的周围。他们的作品大多以宗教生活为题材，但十分注意反映内心世界，强调意境并主张以神人合一的人道主义改良经院哲学，其诗歌创作带有神秘主义倾向。塞维利亚派以埃雷拉为中心，在塞维利亚大受欢迎。他们力主放弃宗教题材，用全新的创作机制和创作形式拥抱新生活。因此，他们的作品题材新颖、辞藻华丽，且喜用拉丁语汇，对后来的夸饰主义文风有直接影响。

夸饰主义，也称贡戈拉主义，它以诗人贡戈拉为旗帜，把巴洛克主义推向了极致。贡戈拉偏重抒情咏志，惯于用夸张的比喻、奇谲的形象、冷僻的典故、艰涩的词汇，因此他的作品结构

优美严谨，寓意深奥隐晦。其影响好比莎士比亚之对于英语文学，不但昭然于包括塞万提斯在内的许多同时代诗人作家，而且昭然于现今的西班牙语诗歌乃至小说。

与夸饰主义并行的是警句主义。警句主义是西班牙巴罗克文风的另一种表现。它的代表人物是克维多。此人认为深刻不在于晦涩，因而他反对贡戈拉“表面”形式的矫揉造作和故弄玄虚，追求简练通达的意义。由于他善用警句和格言、寓言和讽刺，同样赢得了不少的追随者，或可看做是西班牙巴罗克文学的另一张面孔。

3. 其他 传统的谣曲、田园牧歌等依然流行，这在塞万提斯等已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黄金世纪”西班牙作家中均有表现。但必须指出的是，它们在形式上已经受到更为复杂的十四行诗、亚历山大体等外来诗体的冲击和影响。

（二）小说

1. 骑士小说 西班牙的骑士文化在“光复战争”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作为其重要表征的骑士小说显然是在“光复战争”时期以及“光复战争”之前的英雄史诗（如日耳曼和法兰西英雄史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6世纪达到了高峰。在这些小说中，史实逐渐被幻想取代，革命的英雄主义逐渐被想入非非的男女爱情所淹没。尽管人们一直以为署名罗德里格斯·德·蒙塔尔沃的《阿马迪斯·德·高拉》（1508）是西班牙最早的骑士小说，事实却不然。根据迪埃斯·埃查里等人的考证，西班牙最早的骑士小说产生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具体说是一部叫做《西法尔骑士》的小说。^①然后是颇具争议的《白骑士蒂朗》（1490）。当然，

^① 虽然它的首版时间是1512年。Diez - Echarri y Roca Franquesa: 《西班牙和西班牙语美洲文学史》（上），马德里 Aguilar 1982年版第230页。